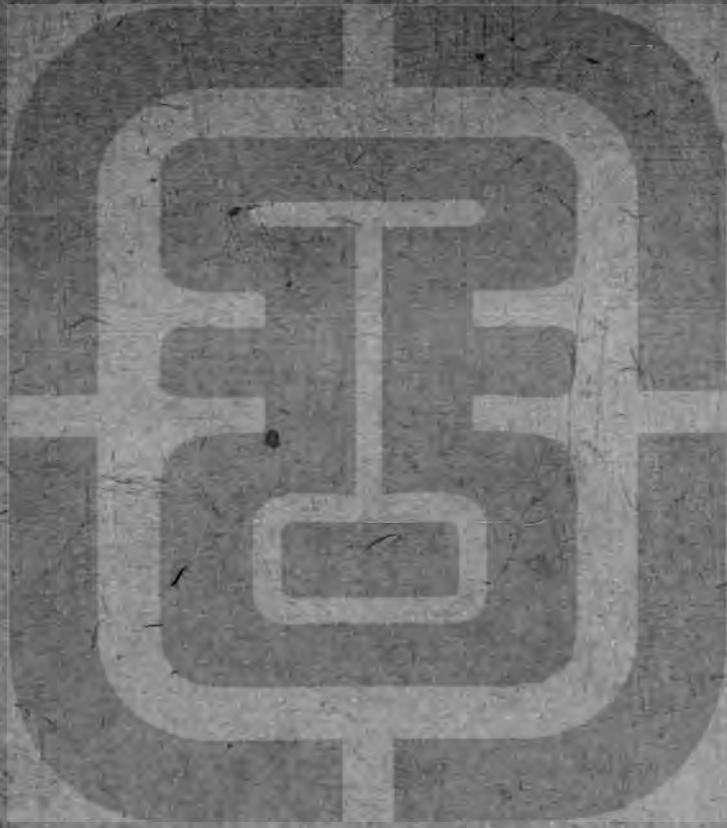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起元貞乙未盡大德乙巳凡十一年



成宗欽明廣孝

元貞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諸王阿失罕來朝 庚午

以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為叅知政事 辰澧地

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諸蠻在澧曰

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是月以湖廣行樞密院

副使劉國傑為平章政事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

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

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

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王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
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丁
丑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上以其在先朝言無
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
頰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於自信好謀能
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
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夢炎爲宋狀
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
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以工部尚書兼諸路金玉
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口天麟爲中書叅知政事

中書省臣言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
止憑解由選調由是選法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
聞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殷實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
亦令省臺同選爲宜從之 夏四月帝以京師米貴
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
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強豪巧取
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
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五月戊寅以省臣
言阿合馬桑哥大壞選法乃詔麥木督丁與何榮祖
等釐正之 庚辰陞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至

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爲中州凡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爲連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 丙申太后言伯顏盡忠王室欲以其子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少以買的爲僉書樞密院事 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宸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宸曰民爲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貧命亦尋下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爲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帝從之 冬十月癸卯有事於太廟中書省臣

言去歲世祖皇后裕宗祔廟以綾代玉冊今玉冊玉寶成請納諸名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行之其奉冊以來朕躬祝之命獻官迎導入廟 甲寅中書省御史臺臣言江浙行省平章明里不花陳臺諫非便事奏乞自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劾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官與行省同鞠制從之 太師貞憲公王昔帖木兒卒 十二月立皇后伯岳吾氏

元貞二年春正月己卯朔上思州叛賊黃勝許剽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 安西王傳鐵赤

脫鐵木兒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常
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
兆悉爲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
置王相府惟行王傳事 己丑御史臺臣言漢人爲
同僚者嘗爲姦人摺摭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
侍昔寶赤速古而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
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爲之 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臣
言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勳臣爲數
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等乞甄
別貧賈及赴邊者賜之餘宜悉止從之 中書平章

政事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又稱疾不出帝曰朕
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
段貞代卿如何時貞爲上都留守司達魯花赤也不
忽木曰貞實勝臣三月壬申乃拜不忽木爲昭文館
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
嘗爲之臣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之 辛未安西
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
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
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
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庚辰

土蕃叛殺掠階州軍民遣脫脫會諸王鐵木兒不花
只列等合兵討之 已丑廣西賊陳飛雷通藍青謝
發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八都馬辛擊平之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
至盡滅乙巳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
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
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
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
不息工役荐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
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

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
且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
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
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
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
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
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
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
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就擒餘衆
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畧

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大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取之地十二月戊戌詔立徹里軍民總管及蒙樣剛等甸軍民官

大德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張斯立爲中書省叅知政事 二月己未封的立哇拿阿迪提牙爲緬國王且詔之曰我國家自祖宗肇造以來萬邦黎獻莫不畏威懷德向先朝臨御之日爾國使人稟命入覲詔允

其請爾乃遽食前言是以我帥闕之臣加兵於彼比者爾遣子信合八的奉表來朝宜示含弘特加恩渥今封爾爲緬國王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仍戒飭雲南等處邊將毋敢擅發兵甲爾國官民各宜安業

三月庚午以陝西行省平章也先鐵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中書右丞梁暗都刺爲中書省右丞 庚寅五臺山寺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

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官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或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

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鞠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非喜建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萬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欲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丙申中

書省御史臺臣言阿老瓦丁及崔彥脩陳臺憲諸事
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則於常調官
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
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
其次參以色目漢人又合刺赤阿速各舉監察御史
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覆
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
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
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
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臺省同選者聽御史

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
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
外其餘悉依舊例制從之 六月丁亥河決杞縣蒲
口乃命廉訪司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
自陳留抵睢陽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
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
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永安得不北也
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漕行二百里至歸德
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
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堤以禦之濫徐

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後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時八鄰之地爲海都所據察都揮使牀兀兒帥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臺以答魯忽河而軍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跣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爲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十一月戊辰增太廟牲用馬從月赤察兒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輒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邊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潼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椀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丁丑大都路總管沙的坐贓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罪俾仍舊職崔彧言不可復任帝曰

卿等與中書省臣戒之若後復然則置汝死地矣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羅歡等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外郡戎卒不可用封樁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已錢代欠之徵其倍息逃亡者各處鎮守官及萬戶府並遣人追捕皆非所宜又富民規避差稅冒爲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爲民宋時爲僧道者必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無定制僥倖必多又無爲州縣課初歲入爲鈔止一百六錠今增至二千四百錠大率歛民財割吏俸停竈

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帝曰禁課遣人覈實汰僧道之制卿等議擬以聞軍政與樞密院議之 諸王也只理部忽刺帶於濟南商河縣侵擾害民蹂踐禾稼帝命詰之走歸其部帝曰彼宗戚也有是理耶其令也只里罪之 先是闕文興從軍漳州爲萬戶府知事妻王氏與俱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葬夫當即汝從賊許之遂脫得負屍薪焚之火旣熾乃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丁未文興贈侯爵謚武英王氏爲貞烈夫人有司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大德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

巴西以翰林王揮閻復王構趙與票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顥宋渤盧摯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楊麟皆耆德舊臣清貧守職賜鈔旌之 初裕宗崩時

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柰何罷之尋拜中書右丞兼徽政院副使二月乙丑以右丞進爲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 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

造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之 梁德珪一名梁諳都刺世祖時

叅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恠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至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丙子以右丞進爲平章政事 時欲開鐵幡竿渠詔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

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行
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夏
六月庚申御史臺臣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
海牙改爲門攤每戶一貫二錢增鈔五萬餘錠今宣
尉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并徵湖湘重罹其害
六月庚申詔輒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
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 汴
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
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
築九十六所 高麗王昶旣傳國於其子諤有言諤

備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昌壬寅中書
請詔諤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昶爲高麗王 以中書
右丞王慶緒爲平章政事 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
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駙馬高唐王闊
里吉思獨嚴兵待之至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
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
之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
可再娶乎竟不屈焉

大德三年己亥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以天變屢見
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

一盡從耶啣但當擇賢者任之爾 庚寅詔遣使問
民疾苦時翰林學士闡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
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
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
之 帝問闡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
可任者復以哈刺哈孫對癸巳遂由江浙左丞相召
入用之 二月丁巳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
見帝皆免之仍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
知其人爲誰今旣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勤
職復陷前非罪不汝貸 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

兒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三月
癸巳遂遣僧一山賫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奉陳向者
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爾
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
綏懷諸國溥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
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
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
至於惇好恤民之事王其審圖之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旣而書
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有該三四事者

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己卯以禮部尚書月古不花爲中書左丞 高麗王暉旣復爵旣而使臣自其國還言暉不能服其衆庚子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闊里吉思爲平章政事共理之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是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徃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徃真得大臣體加守司徒集賢院史領太史院事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也是日命復入中書阿里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爲氏云 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猶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猶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大德四年庚子春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丙辰徽

仁裕聖皇太后弘吉刺氏崩明日祔葬先陵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 夏四月戊午叅政張頤孫及其弟珪等伏誅於隆興市頤孫初爲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珪謀殺人賂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之以貲悉還胡氏 初緬人僧哥倫

作亂緬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執其兄阿散哥

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

次子奔愬京師詔遣雲南平章薛超兀兒等帥省兵

二千人討之 六月丙辰以太傅月赤察兒爲太師

完澤爲太傅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文貞公

不忽木卒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

晚不得早聞此言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

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

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 以中書右丞賀仁

傑爲平章政事 九月戊午太白犯斗 十二月癸

西御史臺臣言所糾官吏與有司同審所以事阻難
行乞依舊制中書凡有改作輒令監察御史同往非
宜自今非奉旨勿遣皆從之 完澤因雲南行省右
丞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
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
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
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厯兵力不聽是日遣
劉深合刺帶鄭裕將兵二萬征之御史中丞董士選
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
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大德五年辛丑春二月以劉深哈刺帶並爲中書右
丞鄭祐爲叅知政事分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
理問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 時劉深等取道順元

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山谿
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
亦數十萬人中中外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
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二千匹順元
蠻首宋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
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衆惑其言壬戌隆濟
遂連蛇節率苗僚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知

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却雲南行省平章床兀兒將兵討之殺賊莫撒月斬首五百級 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傷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中書省臣言舊制京師州縣捕盜止從兵馬司有司不與遂致淹滯自今輕罪乞令有司決遣重者從宗正府聽斷庶不留獄且民不寃從之 八月甲戌遣薛超兀兒移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又接連八百媳婦諸蠻相効不

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移征緬兵討之 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且夕高慶察罕不花等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鞫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罕察不花薛罕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爲廢人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 丁未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勅良王提兵應之軍中

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暉言行省監制其國不便至是帝亦以闊里吉思不能和輯其國遂罷行省徵之還

大德六年壬寅春正月乙巳晉王其麻剌薨 朱清張瑄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至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

江南僧右祖進據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且罷其官丙午詔御史臺鞫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拘收其軍器海船其妻子被逮時以金珠賂江浙平章脫脫祈蔽其罪脫脫以聞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內帑黃金五十兩以旌之 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多護持爾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爲便命即行之時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

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蕞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典此大役驅愁苦之民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復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况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緬國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財錢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徃及今此舉亦復何異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煩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苟謂業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掣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

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難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陝西平章政事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太史院失於推策詔中書議罪以聞 辛亥以同知樞密院事合答知樞密院事 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素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爲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德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大德七年癸卯春二月辛未以平章政事行上都留守木八剌沙陝西行省平章阿老瓦丁並爲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尚文爲中書左丞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董士珍爲中書參知政事 壬午帝語

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措
刻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初鐵哥欲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

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凡賜與諸
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爲平章政事 乙未御

史杜肯構等言朱清張瑄徧以金帛結貴近無不受
其賂者完澤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中書平章伯顏

梁德珪右丞八都馬辛參政迷而火者于遠邊平章
四段貞阿里渾薩里左丞月古不花參政張斯立等

罷職不叙俱籍其家惟完澤不報旣而御史及樞密

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爲非義帝曰
旣云稱貸不必問也 以洪君祥爲中書右丞時有

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密哈孫曰微名首豐發師辱
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乙巳遂誅之罷雲南

征緬行省 初劉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
乃令軍士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

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旣而餘
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

進大軍繼之賊兵大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

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
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蘭谿處士金文
安公履祥卒履祥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
山中嘗以劉恕外紀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
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
前編傳於世他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
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
先生 夏四月庚午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脩
佛寺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措名釋
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閏五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己巳中書右丞忠憲公完澤
卒完澤上別燕民至元二十八年爲右丞相革桑哥
敝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
惠號爲賢相追封興元王 六月己丑御史言瓜沙
二州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
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
以供軍實從之 癸卯詔凡軍官子弟年及二十者
與民官子孫同儻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於樞密院
千戶百戶於行省 六月乙巳兩浙大饑詔賑粟一
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

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
害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巡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
十六七矣 秋七月丙寅以答刺罕哈刺罕哈刺哈
孫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阿忽台爲左丞相
篤哇旣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
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
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繼
遣始以聞丁丑使者至京師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
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八月辛卯
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烈成渠人民壓

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給鈔九萬六千五百餘
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因詔致問災之由齊履
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
則地爲之不寧彌之道大臣當及躬責已去專制之
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幸臣及中
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
書極諫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
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
不得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高麗王耶
復位厚歛淫刑國人群愬於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

權離間奸子狀詔遣刑部尚書塔察而翰林直學士
王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母至重者君臣從二
人治之遂徵祈還闕鞫之流西安 簽樞密院千奴
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
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
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乞以近甘肅之
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爲贖其田產妻
子從之 時詔内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
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輪
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赦天下 丙寅以御
史中丞大僕卿塔思不花爲中書右丞江南行臺中
丞趙仁榮爲中書叅知政事是月地震平陽尤甚民
居摧毀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
民所致耶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戊辰中書
省臣言自內降旨除官者果爲近侍宿衛踐履年深
依已除叙嘗宿衛未官者視散官叙始歷一考準爲
初階無資濫進降官二級官高者量降各位下番仕
者從所隸用三任之上聽入常調蒙古人不在此限
從之 夏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乙巳中書省臣

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朽汎漚塞良田百有餘里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秋九月庚申復以伯顏梁德珪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八都馬辛爲中書右丞迷而火者爲中書叅知政事以江浙行省平章阿里爲中書平章政事戶部尚書張祐爲中書叅知政事御史皆肯構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况迷失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之原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群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崎史中亦何處亦以爲言前發章樓下土皆不辨
土夫其迺刃受其殃之辭藉凶短刃也精甲五其罪
災異屢見雖時表存時之信屢驗而斷備之京未塞
尖火皆阿里華與之同惡財齊賦竭障縣是以出平

續資通鑑卷第五十七

元紀五 起大德乙巳盡至大庚戌凡七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九年春二月乙未建天壽萬壽寺寺中塑秘密
佛形像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
尋勅毀之 丁酉封完澤爲衛安王岳木忽而爲威
定王 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九
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
漂出松栢朽木遣使賑之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
皆狗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

哈刺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
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
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
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
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
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旣不同禮樂亦
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
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作壇墁三成近代
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
竒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設壇丙巳

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蒙鞞以祀天
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
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旣而
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義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
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是日
詔從之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庚辰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以大司徒段貞中
書右丞八都馬卒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叅知政事合
刺蠻子爲右丞迷而火者爲左丞叅議中書省事也
先伯爲叅知政事 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

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答刺麻八刺之次子海山母弟也 丙戌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酌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酌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之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乙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總裁然後施行非與答刺罕共議者悉罷之 冬十

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至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右丞相哈刺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鐵古送兒爲三獻官

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濬吳松江真楊等漕河 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恤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戊午遂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

今輸租 夏四月壬戌雲南羅雄州酋長阿邦龍少
結諸蠻為寇右丞汪惟能率兵進討賊退據越州諭
之不服遣平章也先速帶兒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
曲靖與惟能合進壓賊境獲阿邦龍少斬之餘黨皆
潰 乙酉以同知樞密院事塔魯忽台塔刺海並知
樞密院事 高麗王昀既卒世子諤還仍置行省鎮
撫之諤尋名章 十二月乙卯帝有疾禁天下屠宰
四十二日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癸酉帝崩于玉德殿壽四十三
乙亥葬起輦谷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

時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
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
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
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
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西安王輔之於是阿忽
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
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
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
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
議遂寢時右丞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

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
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
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懷州愛
育黎拔力八達未行其傳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
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
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
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
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
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
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

汝而決第云甚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
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
臣皆步從二月庚寅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
內荒于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劓其心遂失天下今
祠比干於墓爲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
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八達曰昔漢光武嘗爲寇兵
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艱
難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行次却鄆縣官曰吾慮衛士
不法胥吏科歛重爲民困乃命王傳巡行察之遂以
辛亥至京師入哭成宗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

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
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
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
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詣諸王
禿刺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
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
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興赤伯顏等
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
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
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覲神器邪懷

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但已遣使奉爾北迎之矣遂自
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避變俾李孟參知
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群小多不樂既而孟亦
自言于愛育黎拔力八達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
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位固辭弗
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父唐歷
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
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名人商挺王博文折行輩與
交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 初海山聞成宗崩
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威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

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
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惑於日者語謂海山讓位於愛育
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
年又胤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
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
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平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
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耳汝爲
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
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阻
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

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
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死
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
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
弟監國與諸王群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
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趨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
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
夏五月乙丑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
都海山乃廢皇后伯要真氏居東州賜死執安西王
阿難答諸王明里鐵木兒至上都殺之甲申即皇儲

於上都大安閣即追尊皇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
刺氏爲皇太后 大赦天下 壬辰加知樞密院事
朶兒朶海爲太傅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爲
太保並錄軍國重事 以塔刺海爲中書左丞相牀
兀兒也可札魯忽赤阿沙不花明里不花乞台普濟
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塔海爲中書右丞劉正阿里爲
中書左丞欽察也先帖木兒並爲中書叅知政事
六月癸巳朔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受金
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時有進大
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太子曰治天下此

一書足矣因命與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諭詹事由出
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
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金州獻琴瑟太子曰所
寶惟賢琴瑟何用焉賈人有售美珠者太子曰吾服
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
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
者慚而退 丁酉哈刺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
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爲
宜擬謚皇帝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太行皇帝
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

宗西第一世祖西第二裕宗西第三順宗東第一先

亡妃弘吉刺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

曰可 甲辰以敷刺合兒鐵木兒不花並知樞密院

事 壬子鐵木兒不花敷刺合兒等言舊制樞密院

銓調軍官公議以聞比者近侍自擇各奏從內降旨

恐壞世祖定制且誤闔家成宗時嘗有旨輒奏樞密

院事者許本院再陳臣等以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

祖成憲帝曰其遵前制餘人勿輒有請又言軍官與

民官不同父子兄弟許其相襲此亦定制比者近侍

有輒以萬戶千戶之職請於上者內降有旨臣等未

敢奉行帝曰其依例行之 丙辰御史大夫塔思不

花言皇太子有旨有司贓罪不須刑部定議受勅者

從廉訪司處決省臺遣人檢覈廉訪文案則私意沮

格甚便平章阿沙不花因言此省臺同議之事臺臣

不宜獨奏帝曰臺臣言是也如所奏行之 置宮師

府立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官 初

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秃刺實

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為舊制非親

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

萬世之制帝不聽秃刺因諧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

時丞相亦嘗署其牘帝頗疑之 秋七月癸酉置和林中書省以太師月赤察兒爲和林右丞相哈刺哈孫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刺哈孫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沿邇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丙子以塔失海牙朮兀兒並爲中書平章政事 丁丑封諸王八不沙爲齊王朶列納爲齊

王洪里哥兒不花爲北寧王太師月赤察兒爲湛陽王 以平章政事脫虎脫爲太尉 以左丞相塔刺海爲右丞相御史大夫塔思不花爲左丞相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爲平章政事 戊寅以教坊司達魯花赤沙的遙授平章政事仍領王宸樂院事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以王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末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乙酉御史大夫月兒魯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中書銓擇近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帝嘉納之 以同知宣徽院事字羅答失爲中書左丞 江浙湖廣江西蜀郡饑發粟賑之 八月甲午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

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帝曰卿等言是自今不由中書奏者勿與官又言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及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本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用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書右丞字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之微言王公庶民皆

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刊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以中書右丞塔海爲平章政事加大尉 丙子中書省臣言比怯來木丁獻寶貨勅以鹽萬引給之徒壞鹽法帝曰此朕自言非臣下所請其給之餘勿視爲例 甲申弛江浙諸郡山澤之禁 冬十月庚子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爲皇太子嘗署省至敕行中書令事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遷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入省蒞之制從之 丙辰中書省臣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臣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銀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託近侍奏請以致汜濫出而無歸臣等請覈之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非由中書勿給遂爲制 丁巳中書省上言刑罰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于大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言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

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 貞敏處士蕭與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候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門人受業者甚衆曾出遇婦人失金釵疑與拾之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後婦復得所遺媿謝還之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然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是年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向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

武宗仁惠宣和皇帝

至大元年春正月丁卯以中書右丞的斤爲平章政事 初平章政事阿沙不花爲都指揮使時帝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者對曰臣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爲名臣及帝即位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命賜鈔十五萬貫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竒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後帝御五花殿見帝容色

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甲子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己巳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者四十六萬戶有竒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懽察議行勸貸之令

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旣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懽察雖怒不敢問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沙不花復入中書脫脫復入御史臺從之 己酉中書省臣言近者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彌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盜不申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又言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未獲者督責追捕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

黨者加賞帝曰彌盜安民事爲至重宜即議行之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新民訴於留守李壁壁
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
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
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
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
宣政院方奉旨毆西僧者斷其手足詈者截其舌皇太
子聞之亟上言此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庚申
朔中書省臣言郇王拙忽難人戶散失詔有司括索
臣等議昔阿只吉括索所失人戶成宗慮其爲例不

許今若行之未免擾民且諸王必多援例乞寢其事
從之又莊聖皇后及諸王忽秃秃人戶散入他郡阿
都赤脫歡降爾璽書括索陝西行省及真定等路言百
姓均在國家版籍今所遣使輒奪軍驛編民等戶非
宜中書省臣以聞帝曰彼奏誤也卿等速追還之
夏四月辛亥樞密院臣言諸王各用符印乘驛使臣
旁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爾璽從之
丙辰高麗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
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
其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

以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從之 初宦者李邦寧在

宋爲小黃門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及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以所藏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

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筭旦暮不給必將橫歛培克豈美事邪太后及帝深然其言累加司徒平章政事領大司農至是又加以大司徒遥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壬戌皇子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

獻於皇子且河南遭歲凶荒脫從所請爲害非細帝
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初改鷹坊爲仁虞院秩正
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爲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
臺於瀋州澤中 八月丙申御史臺臣言自世祖成
宗及於陛下累有明旨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中外
臣僚作奸犯科有不職者聽其糾劾治事之際諸人
毋得與焉邇者鞠問刑部烏刺沙賊罪蒙王音獎諭
諸御史皆被錫賚臺綱益振今監察御史撒都丁被
逮赴上都同列皆懼所係非小乞寢是命申明憲臺
之制諸人毋得與聞從之 九月丙辰朔中書省臣

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
水民居蕩析饑荒之餘疫厲大作死者相枕籍又畿
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
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
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其所
行爾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
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迺陞一級一司多至二
十三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
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
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

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况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執之以來中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至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爲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之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 乙巳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復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噐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旣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刺丁等進獅豹鵲鷓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太傅忠獻王答刺罕哈刺哈孫幹刺納兒卒哈孫爲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圖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哈刺罕自是人稱爲答刺罕而不名拜太宗正用法平允至元間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多盜哈刺哈孫等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成宗之世由江浙左丞相入爲中書左丞相旣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大德七年進右丞相言

治道必先人才乃精銓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成宗
歲幸上都必留守京師成宗不豫制出中宮群邪黨
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至是寢疾語其屬曰吾
不能復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汝曹勉之母貽朝廷
憂甲寅薨年五十二帝驚悼曰喪我賢相詔歸葬昌
平追封順德王。月亦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
境者素無悛心倘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
之子欵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是金山之陽遣軍屯
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搆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兵
攻之察八兒等果欵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

悉平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敬儼以

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
儼爲轉運使欵陷之儼至黜貪理弊課復增羨至二
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爲歲入
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民以爲
已非宰臣事事遂止

至大二年己酉春正月己丑罷宮師府設賓客論德
贊善如故。初越王禿剌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去年
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
銜之及宴萬歲山禿剌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

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庚寅賜死 乙巳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爾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于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 三月乙巳中書省臣奏中書省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 夏四月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蝻遍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曰皇城而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 初帝從脫虎

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秋七月乙巳樂實文與保八申前說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爲左丞

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八爲右丞王罷爲叅知政
事劉揖商議尚書省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
事遽尔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
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
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
皆素習於事旣以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
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
罪之 八月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
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
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請

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
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
人必驚疑主上間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
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
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
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
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
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
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
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墮亦旣更張

印造至元寶鈔逮今三十二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
乃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
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
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
依時估給價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月盡數赴庫
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
銀鈔一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二等以便民用 癸未尚
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
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
豈有不治頃歲省臣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

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
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
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
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
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
並從之 初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
已亥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
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
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
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

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臣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丙辰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

地稅餘皆無與其富室有占編民奴役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移其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雲南行省言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匪惟敗事反傷我民惟陛下裁之帝曰大事也其速擇使復賚爾書往報諭筭只兒威雖遇赦可嚴鞠之至大三年庚戌春正月癸未省中書宮自各省使而

下一百八十一員 初李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
內難初定時孟嘗勸進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
太子侍內宴忽戚敗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
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能成今日母子
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
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徑山召見謂宰臣
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乙酉乃授中
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辛卯立
皇后弘吉刺氏 乙未定稅課法諸色課程並繫大
德十一年考校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鈔作
數自至大三年爲始餘止以十分爲率增及三分以
上爲下酬五分以上爲中酬七分以上爲上酬增及
九分爲寡不及三分爲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
爲滿 甲子尚書省臣言至元鈔初行時即以中統
鈔本供億乃銷其板今旣行至大銀鈔乞以至元鈔
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
爲便從之 乙巳寧王闊闊出與禿剌子阿剌納失
里謀爲不軌事覺下闊闊出獄竄阿剌納失里於漠
北磔西僧鐵哥等二十四人於市遂欲誅闊闊出平
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於高麗 三月尚

書省臣言昔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兒向慕德化歸覲闕庭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旣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夏六月襄陽峽西路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六安州大水死者五十二人 冬十月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峙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官飲膳與朕無異其覈減之 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事勅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叙 初鄭阿兒思蘭襲父職爲武衛都指揮使己亥尚書省搆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爲不軌置獄鞠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文並棄市諫其家中以安之

尚書省執其與民榮辱等十人圖為不諱置海濱
除 亦獲回良思蘭襲文輝為左衛將軍許許文曰
以聞更宜罪之其臣升短一再且籍以諫者其罪不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元紀六 起至大辛亥盡延祐庚申凡十年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一

至大四年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 庚辰帝崩于玉

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 壬午葬起輦谷廟號武宗

國語曰曲律皇帝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

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

太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變矣

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

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



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是日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流忙哥鐵木兒於海南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就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鐵木兒濶里吉思烏馬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遂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召先朝舊臣知政務者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

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請闕同議朕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丁酉以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兒爲中書右丞相太子詹事完澤集賢大學士李孟並平章政事二月甲子太陰犯填星御史臺臣上言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從之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

其德業 是月罷康里脫脫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䟽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工脫脫曰敬天莫如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彌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先是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三月庚寅遂即皇帝位於大明殿 詔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

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李士彞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 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縑之微必言於朕毋輒予人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旣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必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

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
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
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
言何足介懷 夏四月丁卯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
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
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
銀鈔又鑄大元至元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
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暮其弊滋甚爰咨
廷議允愜輿情皆言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
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
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
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
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
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孟
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
爲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
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
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此言非可賴也孟
媿謝帝諭集賢學士忽都曾都兒迷失失曰向召老臣
十人所言治政汝其詳譯以進仍諭中書悉心舉行

五月癸酉八百媳婦蠻與大小徹里蠻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忽台以兵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六月甲子上大行皇帝尊謚曰仁惠宣孝皇帝 己巳衛皇阿木哥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帝覽貞觀政要諭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 閏月感相李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已

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旣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制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自視常若不及請解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終始自今

其勿復言賜爵秦國公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識以重
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又爲
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
已未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
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
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
旣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已凋謝四方
儒士有成材者親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
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
級果賢能雖布衣亦用 九月丙午遙授湖廣平章

安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
國人所害朝廷授以王爵又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
贍以終餘年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臣所受田就
食無所帝謂省臣曰安南國王慕義來歸宜厚其賜
以懷遠人其賜勳爵授田如故 李孟言每歲支鈔
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
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
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急浮費宜悉停罷
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
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非宣索毋得

擅進誠取此舟有垂前詔遂命止之 巳未復以阿散爲平章政事 丙寅以徽政使羅源爲大司徒 十二月乙未省臣復言祖宗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 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獵等進階僭授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皇慶元年壬子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壬戌制進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

儒臣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周宣王石鼓于國子監 五月丙申朔以中書平章政事阿散爲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張驢爲平章政事 加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時朝廷封拜繁多群

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丁亥罷封贈戒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

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
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
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
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
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
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
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
少者二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
來之不暇又安能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
入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

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雲南行省

右丞笑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

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邪 十二月

癸亥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致仕尋爲翰林學士承旨

初成宗世張珪奉使川陝問疾苦卹孤貧罷冗官

黜貪吏遷南臺侍御史珪前官武階後換文階累遷

至樞密副使至是以爲平章政事帝欲以伶人曹咬

住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

皇慶二年癸丑春正月丁未鐵木迭兒罷以太府卿

忽魯爲右丞相 二月甲子立皇后弘吉刺氏 丁亥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左右曰帝言良是第寶玉有鬻之者而善人未嘗銜玉求售陛下採之當如寶玉山搜川浚乃可致也帝曰善 丁未慧出東井中書省臣禿魯言臣等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雨沙天文示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關汝輩邪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富緣特旨濫授官爵燮政宣徵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者也制從之旣而御史中丞郝天挺上䟽論時政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禁奸邪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 夏六月甲申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舉行至是李孟復以爲言冬十月甲辰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

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於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致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十二月甲申京師大旱疫帝問彌災之由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之事以對帝曰此皆朕之責也亦子何罪明日大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踈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贖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脩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

延祐元年甲寅春正月丁亥授中書右丞劉正平章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叅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甲戌遂拜叅知政事 晉寧民侯喜兒兄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母絕其祀 夏四月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李孟擇其切要者譯寫

以進 秋八月丁未冀寧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
壞官民廬舍涉縣死者三百二十六人武安死者十
四人 先是阿散自言其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
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九月己巳遂拜鐵木迭兒開
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阿
散爲左丞相 戊寅鐵木迭兒言比者僚屬及六部
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今後有如此者視其輕
重杖責之臣或自惰亦令諸人陳奏帝曰如吏不悛
則罷不叙 以前中書右丞相禿忽魯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遣張驢經理江南田糧驢上言江浙江西

河南民田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
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首於
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奸於是民
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
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
餘田悉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藉
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加之有司頭
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家之福
帝命並遵舊制 壬辰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廢
財官員士庶衣服車輿命中書省定其等第惟蒙古

及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庚子浚
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爲
中書平章政事 初齊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
去學制稍廢是歲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
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
踰再歲始爲私試辭理俱優者爲一分辭平理優者
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
人以貢帝從其議

延祐二年春正月乙亥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
苦黜陟官吏 御史臺言比年地震水旱民流盜起

皆風憲顧忌失於糾察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
蒙蔽賞罰失當或獄有冤濫賦役繁重以致乖和宜
與老成共議所由詔明言其事當行以聞 三月乙
卯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
身有差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
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
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乙丑是夜疾風雷電
成紀縣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
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覈驗賑恤監察御
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

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爲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匝馬丁在江西酷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爲所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秋七月乙卯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衆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勅遣兵捕討 時方驚贛州之亂而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乙未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一萬石 趙世延自叅知政事遷御史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鐵木迭兒所忌用太后旨出爲雲南右丞陞辭帝仍用爲中丞 初郭貫爲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淮西廉訪使庚辰以貫爲中書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璧十五宿丞相阿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初武宗旣

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球召康寧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以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徵寵請立皇太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球於兩宮甲戌遂封爲周王遣出鎮雲南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值蔡五九之亂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十二月癸巳特賜旌表

延祐三年春正月乙巳以脫歡爲大尉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銜之癸亥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曰朕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壬申禁天下春時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

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 王禕曰

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 夏五月

庚申以大都留守伯鐵木兒中書右丞蕭拜住爲平章政事左丞阿十海牙爲右丞參政郭貫爲左丞參

議不花爲參知政事 初帝在東宮素知趙孟頫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是月拜翰林學士承旨

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聞者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者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

啾啾何也復厚賜之 十一月壬寅大萬寧寺僧普雲濟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勅禁止之

周王和世琜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

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聞之朝廷庶可杜絕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平章塔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

中丞脫歡發關中兵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巴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琜乃走至金山西北

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

王宗沐曰古語曰功名之

之大神器之重而能以未然之約繫後人之手足耶
宋太祖傳其弟太宗約以次及子也而德昭至於自
殺武宗傳其弟仁宗約以次及子也而和世球幾於
敗亡宋太宗元仁宗皆號有人君之度者而一顧身
謀遂入讒間頓逆前盟幾成禍變鐵木迭兒已矣趙
普而亦為之他向言哉德昭之死既絕禍本而和世
球延安之難幾至不測扶蘇之死陳勝假其名足以
亂天下而况武宗之骨未寒世球之德未失使禿魯
忽等非庸人則周王之正位號豈在天曆之日哉故
夫人君計安天下者不顧私親不飾小讓可取則取
不然則直推以與人毋徒為
之名而使後世受實禍也

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

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

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

不逮又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丙戌以立皇太子赦天下 三月乙丑帝常夜坐

謂侍臣曰雨暘不時柰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

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于天

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夏五月壬午黃州高郵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群聚

持兵抄掠勅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並給

糧遣歸 以翰林學士承旨赤因鐵木兒中書左丞

阿上海牙為平章政事 己丑以參政乞塔為右丞

高昉為右丞參議換注張思明並參知政事 鐵木

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克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
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
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
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
兒只薦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乃與拜住及勝奏
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奸貪欺上
罔下占據晉王田及據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
受諸王人等珍王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
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
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

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
相位以左丞相阿散爲中書丞相而遷朵兒只爲集
賢學士 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江浙行省左丞王
毅爲中書平章政事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都部
困乏徃徃鬻子女於民間爲婢僕其命有司贖之還
各部時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
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又勞於外留守
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
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
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

當極保愛王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當思
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
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
使群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
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
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初右丞
相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臣
等第奉行詔書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
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
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
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紀綱可正風
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
哉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
不壓人望遂懇辭九月丙寅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
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 己酉監察御史言官員丁
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惟朝廷者舊特
旨起復者不在禁例制從之 以脫滿迭兒知樞密
院事

延祐五年春正月丁亥湖廣平章政事買住進爵魯
國公大司農未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

罷近聞禮部鑄太尉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

於國載諸史冊遺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二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 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庭佛事之費

以斤數者麴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密

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

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戊午寫

西天維摩金字佛經共摩金三千九百兩由是僧徒

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王宗

佛之入中國其蠱政害民甚矣崇奉而信之者莫如

蕭梁姚秦之間議者猶謂其足以自亡然亦何嘗至

此極哉元人本以夷狄入主中原其治政純夷因無

足憾即今宣徽使會計每歲奉佛所費幾居天下經

費之半然於純夷之實則此又其少者蓋至帝師之

設則壞亂極矣取番僧一人最黠者奉以為師其令

命與帝敕並行於西土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

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

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為

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

馳駟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

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
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
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
又命百官出郭祭饌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
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五千
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
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
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
書特羊酒郊勞而其兄瓊南藏十遂尚公主封白蘭
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
王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枯勢恣睢日新月盛
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而前後諸臣剛
如的顏廉希憲正如許衡眷如劉秉忠諸人卒無一

人敢言其非者豈天子崇信之過使之操生殺禍福
藩掌之間而諸臣亦各保身全家不敢救藥矣乎終
元之世夷風熏塞於宇內天厭腥穢以速其亡生人
之阨天道之爽將爾適然其亦將有開焉以爲之資
乎甲寅以干奴史弼並爲中書平章政事侍御史敬
儼爲叅知政事 五月丁卯以御史中丞亦列赤爲
中書右丞相 六月辛卯御史臺言昔遣張驢等經
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
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
其河南請視鄉例減半徵之 衛王阿木哥貶初高
麗術者趙子王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曰阿木哥
名應圖讖於是譖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

至大都候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六月乙巳詔誅
子王等七人 蕃寇作亂敕甘肅省調兵捕之 壬
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
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別求實學分
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帝從之 諸王不里牙敦
之叛諸王也舍失列吉及衛士朶帶伯都坐持兩端
不助官軍進討秋七月勅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廣
朶帶衡州伯都潭州 戊子鞏昌路寧遠縣山崩
九月癸亥太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奴謙所撰栽
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刻千帙

散之民間 丁卯以中書右丞亦列赤爲平章政事
左丞高昉爲右丞叅知政事換注爲左丞禮部尚書
燕只干爲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太
保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
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鈔梓以廣其傳從之 初世祖
時置權茶都轉運使司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
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至一十九萬二
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減引增
課之法癸未勅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後復增至二十
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
餘皆鬻金取之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
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
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十二月壬
辰特授集賢大學士脫列大司徒

延祐六年春正月癸酉加同知樞密院事醜驢答刺
罕太尉 甲戌監察御史孛術魯翀等言皇太子位
正東宮改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
崇重者爲師保宿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
從之 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
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

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
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有食
之 以御史中丞禿禿合爲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
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
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爲法否則將墜汝家聲
負朕委任之意矣 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當緣
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御史中丞趙世
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官
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九月甲申
以徽政使朶帶爲太傅叅議中書省事欽察爲叅知

政事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倖求罪以賂免
乞凡內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驟陞諸凡贓罪
欺服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其貪
污受刑奪職不叙者夤緣近侍出入內庭覬覦名爵
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
者以民爲本比聞百姓疾苦含冤者衆其令監察御
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叅決
國政帝嘗顧侍臣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
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皁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
年群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

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太子謂中書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亦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有隳壞以貽君父憂 癸酉夜大風雪寒甚帝諭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塞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遍及耶

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丁亥帝始不豫太子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

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 初中書省

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曰朕知沈明仁奸惡其嚴鞫之辛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旣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賂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辛丑帝崩于光天宮壽

三十有六廟號仁宗國語普顏篤皇帝帝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

爲深脩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
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
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
宗戚兄弟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
必賜近臣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
遵世祖之成憲云 葬起輦谷 仁宗崩方四日太
子太師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爲右丞相
後數日參議省事乞大監應杖太后又欲笞之太子
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
下也徽政院使失烈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

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
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能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御史大夫脫歡爲集賢學
士 初鐵木迭兒以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及御史
中丞楊朵兒只攻其奸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召
二人至徽政院與徽院使失烈門御史禿禿哈雜問
其罪以取太后旨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
以謝天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
同時御史二人誣其罪朵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
爲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

未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
暝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朶兒只妻劉氏
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
仇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
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
駙馬疑而不至柰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
迭兒大悟曰非左丞相言幾誤吾事 司農卿完者
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
問曰所賜爲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爲多曰予嘗
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泊之稅以

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
弼之道邪遂出不花爲湖南宣慰司使 三月庚寅
太子即位於大明殿 壬辰加鐵木迭兒太師尋詔
中外毋沮議之鐵木迭兒旣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
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
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但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
讟復興矣 時鐵木迭兒以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
初不附已讒構於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什其先
墓碑王寅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
之孟拜命忻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

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初安童
孫拜住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
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
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邪卒不往累遷太常禮儀
院使夏四月庚申由院使擢拜平章 戊寅通政院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
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鐵木
迭兒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
迎詔爲不敬五月庚辰殺之籍其家 左丞相阿散
罷爲領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爲左丞相拜住每

退食必延儒者問古今得失及進左丞相刑曹情可
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宥帝諭左右曰汝輩
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必不汝恕也 己未
上大行皇帝號曰聖文欽孝皇帝 戊戌有告嶺北
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書平章政事黑驢及御史大
夫禿禿哈微政使失烈門與故妻束木妻弟亦列失
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又不
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柰
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丁巳以江西行省左丞相脫
脫爲御史大夫宗正扎魯赤鍊木兒不花知樞密院

事 趙世延既解中丞出為西川平章鐵木迭兒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刑詔以經赦不問秋八月戊午鐵木迭兒又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時帝幸京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真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丁卯為皇后作鹿頂殿 先是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其悉遵典禮行之十一月丁丑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禮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 河南饑帝問其故群臣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非人以致陰陽失和災害荐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可也 丙寅以典瑞院使闕徹伯知樞密院事 丁卯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
事者直至御前可也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終



